敬事草

敬事草卷十六目錄

田　聖諭揭帖

催補科道揭帖

萬壽請罷礦稅揭帖

請罷礦稅揭帖

田　聖諭揭帖

户部錢糧缺乏揭帖

請釋詔獄逮繫揭帖

催武場監試揭帖

請假修墓揭帖

推管蔡等官及廵按揭帖

聖毋萬壽入賀揭帖

田　聖諭揭帖

田　聖諭揭帖

吴御史田道及七差揭帖

催章奏揭帖

請留温中丞揭帖

察近請下管察本章揭帖

管玉牒揭帖

敬事草卷十六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催播功及各巡撫揭帖

三臣題臣等憂國之心實迫于衷惟是黜陟不定賞罰不明何以振作人心計安天下今且以閼政之大者二事望目下行之播州大功今已四年而敘賞之典未下死者無以慰生者無以勸後来有事誰肯出力臣等所擬止有減薄並無冐濫似可　允從倘有未合寧以　御筆改

發萬勿因一二人而沒百十人之功失億兆人之望也各色缺官悉宜　允補所最急者山西鄖陽福建河南四巡撫此是一方軍民重寄兵馬錢糧惟其料理安危治亂皆其憂責安可視為泛常又顒望顒望伏乞即將此二事先賜發行

七月初三日上

因災陳言揭帖

題伏念臣猥以菲才謬當揆路上無以報 明主簡毗之德下無以答四方期望之心竊念古者常以災異求直言今滿朝文武臣工俱獻藎誠不求而合正舍已從人化災為祥之日臣謹撮諸臣之大指直以三語為獻 天變必當畏也 祖宗必當念也人言必當恤也人主雖至尊必托命于天地受庇于祖宗寄身于億兆臣民之上所以處此者未盡其道而欲享有安富

尊榮必不可得今　祖宗愠怒故天變從之天變屢見故人言隨之曾是不思天下無望矣往時非無灾異然止于一方一事猶可言也今極大且多日迫日近不可言也日食于四月古今所甚忌也而連歲兩見則尤異泗州鳳陽承天諸陵比年悉有儆戒而　皇陵之雨雹長陵之雷火連歲相尋同在五月二十三日上天之意豈其偶然偶然者必不若此之符也非但如此而已也遂有孽蟲齕松栢徧于諸陵矣遂有洪

水毀神路徧于諸陵矣又非但如此而已也遂有霾霾連綿兩月不休自京師達于輔郡大者漂城小者蕩村樹藝無存儲積亦腐都門之內無復氣象惟有敗房頹壁家哭人號煤貴米貴炊煙幾絶比又報都城多塌而正陽崇文二門之間有中陷者七十餘丈夫不外剥而中陷出于常理之外豈二百餘年之築尚有未堅乎何其化為烏有我甚可怪也因想天下被災地方遠者即不可知近者悉恐不免又想糧船之在

途者不知無恙否墩墻之在邊者不知無恙否然而尚有愁雲四布霧日難期謂非天怒未觧之徵可乎夫父母怒而不觧為人子者冝如何必且引咎而責躬矣引咎責躬必求所以致罪之由而實修之以囬其心無務以虛言謝過以一事塞責矣煌煌

上天昭昭

列聖其聰明比

皇上必大其威靈比

皇上必尊而奇以一二尋常之事聯為斯須抵塞之謀一何愚視

天地淺視

祖宗也罪當滋大孰有不覺乎

皇上天性英明不為近習所惑乾剛獨斷不為疑似所撓此中外所共信也何不決去牽纏斥遠邪孽從病根處痛改一番以回天地之心以安 祖宗之靈而使億兆臣民歡然樂其更生萬勿以社稷為戲以貨利為常以天地為不足畏以 祖宗為不足念而置人言于若罔聞知也臣愧稱股肱慚見天日心長氣短無能盡言同官二臣咸懷誠悃各函一章皆憫時憂國之忱臣謹偕與親賚赴文華門叩首投進惟歷賜

覽觀神領心受而致行之使郊廟神祇海宇蒼赤凡含悲茹歎者化為撫掌則　皇圖鞏固臣殄錮懰攤[illegible] 初上

三催揀選急選本揭帖

三臣題臣等昨自閣中出至長安門外見有揀選府同知等官張翼新等急選巡檢等官鄭公星等攔遮道旁冒雨沾泥述其久候艱苦耳不忍聞目不忍見臣等已將昨者　聖諭明示遣還顧念大信所關傳布天下既有聞見謹據實復奏伏乞將張翼新等鄭公星等一本允賜檢

發七月初十日上

田 聖諭揭帖

三臣題今日文書官盧受捧出 聖諭朕昨覽卿等奏揭知卿等素服親赴文華門行禮投進朕心兢惕不置天災屢示警象 祖宗陵寢震驚朕躬日夕焦勞致成憂鬱寢食未遑繹思悔悟更始轉災為祥前已屢諭卿等修省實政次第發行其文武諸臣所陳章奏朕因不時眩暈服藥調攝尚未悉覽元輔為朕心腹股肱贊襄懋著素所眷知信任二三良輔義同一體俱為

講學舊臣朕特召來輔政信任共濟時艱同寅協恭弼成化理所奏至誠懇切朕知道了令又覽卿等揭題揀選官張翼新等急選官鄭公星等攔告艱苦情由此本前檢誤作重復是以未發原無他故即當批行矣諭卿知之欽此竊惟臣等于初九日具揭恭進昂首瞻天者兩晝夜于茲矣倏奉　諭旨相顧泣數行下伏念臣一貫久叨腹心之愛待罪十年臣鯉臣賡咸承一體之恩起家二載遡追周旋講幄乃在二十年

前猶歷記存從容語及故舊之情藹若典學之意宛如真所謂義君臣而情父子者也前所進揭實臣等報效赤丹既蒙許為至誠懇切似亦微有感動矣臣等乃親近之臣又文學之臣而令日又忝為老臣者也為親近之臣則沐恩最深休戚咸共敢不盡言為文學之臣則古今治亂興亡之迹具在簡編驗之已真又安敢不言臣等此身乃　皇考之所齒録而簡用者也受事頗久聞見頗多又安可不言今天下之人方

居水火之中謂臣等身在日月之旁而不一開口虛忝恩遇之隆大孤輔弼之義　皇上亦安取此腹心股肱為哉　聖諭內悔悟更始一語頒毋忘之毋吐棄之則臣等雖死瞑目所奉

聖諭尊藏閣中以昭虛已聽言至德七月十二日上

田　聖諭揭帖

三臣題今日該文書官盧受又捧出　聖諭天雨連綿京城坍壞房屋數多壓傷人民甚衆朕聞心甚惕然便着太僕寺給發銀十萬兩交與該部幷該科及五城御史公同查勘分明每房一間欽賞五錢以資修理賑濟卿等查照舊例叅酌時宜擬諭来行諭卿等知欽此謹擬　諭上進　七月十二日上

諭戶工二部天雨連綿京城坍壞房屋數多壓傷

人民甚衆朕心甚惻然便着太僕寺給發銀十萬兩交與該部并該科及五城御史會查勘分明每房一間欽賞銀五錢以資修理賑濟及醫藥津送之費務先儘貧難下户仍不許官吏侵冒必令沾受實惠有舊例及時宜該舉行的著題來行

請釋詔獄逮繫揭帖

昨日管鎮撫司李楨國来説獄中房墻倒塌積水成河各囚難以存活此監與刑部監不同原是寄監非久繫之所初無多地多房制度草創亦無水溝一墻之外便是通行大路甚難防備今年雨多即墻外大路設有溝渠亦皆渰没况此監中如同窰底何能待其暗消人多地窄氣蒸臭穢不論有罪無罪死生難保情實可憐皇上近念在京百姓發太僕寺銀十萬兩賑濟

大惠普及莫不歡呼望推廣此意以及諸囚真犯難赦者各有應得罪名除死罪外餘宜早與發遣發落至於礦稅犯人當坐因公之條彼原為百姓得罪儻致瘐亡益為百姓所憐干和尤甚乘此災異示儆之時一加疏釋上副天望下慰人心所釋者少所悅者衆古者旱澇必先慮囚王政之大端也乞將馮應京等特恩赦宥不然發刑部分別坐擬釋其幽囚寬其目前死亡之急以塞天下哀憐之口其餘各犯亦通發刑部

擬罪奏請厥罪人有所歸着亦便於工部修理

也七月十五日上

免煤稅揭帖

三臣題臣等連日見西山煤戶百十成群哀泣于長安門外口稱窰口盡為水所渰沒入地深二三里無力掏挖生意已絕本縣監追煤課從何而出叩天憐憫投有揭帖臣等見之為之泣下伏乞量免課銀二三箇月少蘇其困今見發太僕寺銀十萬兩除給濟京城下戶之外猶可分此濟彼均蒙恩澤不費之惠也雖不能人人霑被亦使百姓知軫恤弘恩出自 聖衷挽回

人心此一機矣臣等敢擬一　諭上進望即賜

行七月十七日上

諭戶部西山被災窰戶着比京城下戶一體給賞

即于見發太僕寺銀兩内通融分與務令各霑實

惠水占窰口免徵課銀二三箇月

請行七事揭帖

三臣題臣等連日恭奉修省德意力圖奉行遵

諭擬上者循例題請者伏乞　乾斷早發謹開

具以請

一西山被災窯戶請比京城下戶將見發太僕寺銀十萬兩通融分與賑濟此係不費之惠易施之恩其水占窯口原題有免課之例并乞軫念免徵二三月臣等于十七日題上望賜允行

一鎮撫司獄房為大雨傾塌難以存身雖是罪

入例應憐恤臣等于十五日題請將各犯俱送
刑部其干係礦稅人犯衆心尤共哀憐即不敢
過望瓦全或釋放或遣發免其幽縶亦　聖恩
也望賜允行
一播州戰功久未叙賞功臣之死者莫慰生者
莫勸後如有事難以用人臣等所擬若有未合
聖心者乞明示增减幸勿因一二人而并妨百
千人也望賜允行
一江北地方疊災黎民逃散田土荒蕪該巡按

御史高攀枝題留漕糧十萬以作開荒牛種之
需戶部魯許六萬臣等于二十二日票上望賜
允行
一教習庶吉士例有館師二員臣等擬原任尚
書于慎行與見任侍郎周應賓一同教習今進
館之期已迫未蒙准發望乞明示以憑奉行
一各部院大臣及四省巡撫與各大小官員缺
諒次第有命伏乞沛然一通
一牧地為水所占見以災荒乞賑若復加賦豈

不搖動畿輔之人心乎望早賜　恩命使各歌頌　皇仁以鎮四海七月二十四日上

此七事者得窖戶通融分賞免徵課銀三箇月得江北漕米六萬得教習館師得山西福建二巡撫及各司道等官得牧地徵銀一萬五千兩取王昇田若此耳

四　聖諭揭帖

三臣題令日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諭内閣
朕覽卿等揭奏七欵皆係修省實政具悉忠愛
朕因各官不以國體為重要直沽名哄然煩激
連日憤懣眩暈卿等前奏未行悉覽今所奏已
知道了欽此臣等感戴眷答之厚具諗修省之
誠雖隔雲霄真同咫尺不勝激切不勝誦仰竊
惟王者萬民之父母父母在上則一家之身衣
口食皆請給于晨昏子啼兒號每充盈于耳目

惟慈愛之甚切故喜怒之交忘雖頑劣而兵于
猶怵惕而悉惻令四海依　皇上為大父母群
臣期　皇上為大聖人感時事之日非覩上天
之時儆各輸積悃爭獻讜言此亦恃慈親在上
而不覺啼號之畢集也臣等既蒙　皇上如天
之德在宥之仁敢望推此仁恩俯採一二恭繹
聖諭許臣等所奏為修省實政伏想旦晚之間
次第省發鵠立下風以日為歲惟早發一日則
早慰一日更願融和氣于胞中調陰陽于寓内

樂善不惓與物同春性情中和則憤懣自息心廣體胖則眩暈奚留將聖壽髙于山阜而聖祚垂于日月矣七月二十五日上

催補科道揭帖

三臣謹題國家並建百職階級繁多遷擢之期宜按時日非時驟遷則開倖躐之塗久而不遷尤起沉淪之歎比日皇上念科道官積有歲勞一時九年考滿者皆得優轉京堂如久幽之中仰見白日然見在科道從此寥寥待班差遣動稱缺乏乃其待除其需次非止一人累歲經年不離一青衣角帶抑鬱之懷比之久居臺省而不得遷者其情更甚亦聖主之所宜矜憐

也竊照二十九年庶吉士舊年散館除留在翰林外有王元翰呂邦燿曾六德袁懋謙等四人擬授給事中宋燾王基洪陳宗契馮奕垣等四人擬授御史二十六年行取各官除選授科道外有已經考選起復候補吳道行沈鳳翔汪若霖朱一桂等四人擬授給事中朱燾一人擬授試御史有未經考選起復候考熊鳴夏周曰庠蕭淳等三人待考擬授臣等屢揭請 旨令吏部又復題催令科庶吉士送館在邇而前科庶

吉士尚未授官二十六年行取經今六年各官
乂已任事而同取尚未授官無俸無薪窮年窮
日空受作養之恩漫無報答之地人才難得廢
置可憐　皇上躬修實政必念及此伏乞蚤渙
德音令各到任管事不惟諸臣霑被榮恩而國
事亦有裨益矣臣等不勝懇望之至謹題請
旨八月初三日上

萬壽請罷礦稅揭帖

三臣題竊聞五福以壽為先積善必有餘慶恭遇萬壽　聖節聞左右有買雀放生祝延　聖壽者固是一點忠愛臣等竊以為未廣也區區愚見欲推廣此意于十七日在廷文武百官及天下入賀人員四夷朝貢之使山呼萬歲之時皇上特渙綸音停罷礦稅以示普天同慶之意此時滿朝萬口必將歡聲如雷仰徹穹昊不崇朝而謳歌溢乎四海協氣塞于兩間上帝臨之

介以景福八荒壽域斂而為一人之壽矣而况
有本支之燕貽以昌厥後有堯舜之鴻名以傳
不朽其為利益何以加此哉夫當礦稅之行也
是以天下為籠使萬物一無所逃也今既徹也
釋倒懸之民而登春臺之上猶天空任鳥飛而
無一在樊籠之中者何必買而放生也天保之
詩祝天子萬年而必曰群黎百姓徧為爾德意
正如此臣等不勝犬馬下情輒敢以是為獻惟
念恩自上出不敢漏泄謹親自潦草手書密進

御覽因擬　勅諭一道併進伏候渙發施行臣
等不勝延頸跂望之至八月十五日上
諭戶部朕惟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命朕自御極
以来無一念不在愛民節用欲與同享太平比因
宮殿未成不忍加派小民權宜行礦稅之策不意
奉行者非人反致貽害歛怨朕甚痛之今值天下
華夷朝賀之辰明示朕心一切礦稅內臣俱着撤
回聽用以後不許妄奏復行錢糧已徵在官着盡
數觧進未徵的不許再徵布告四方俾共知悉不下

王述古河南禹州人已丑進士刑部員外郎作笏記以授歸德欲歸德于祝壽之日對仗宣讀必得罷免　俞旨然後起歸德不可作此奏授之俾述古自奏述古又不可歸德以語余余可之為改作揭帖余復手書擬諭以進竟無益也

請罷礦稅揭帖

三臣題臣等謬充大任過受鴻私天下之人共攢責于臣等　皇上居深宮之中不見群臣百姓則自謂可塞耳掩目而置人言于弗理矣若臣等不然日出入于長安門勢不能避絕人事必當與之相見也兒童走卒無非鞭策臣等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賫捧官来開口即說礦稅各處書来未開緘而知說礦稅令臣等如何抵對巧舌如簧不過增謊章疏

可以留中而臣等書揭不可無荅語時時户外
羅無對業之冤家日日街前列不欠錢之債主
按劍相視辞語横加更至迭来曾無虗晷欲解
之不能解欲償之無可償開口亦罪不開口亦
罪咸詈臣等之口非口臣等之心非心而自頭
至足無非可羞可耻之態又何面孔向人也
君父之過臣子不宜顯言於是結舌呑聲掩袂
囬面而使涕泗内流抑癗為病知臣等者謂臣
等忠憤無聊不知臣等者謂臣等狂惑失志每

日過社壇門則呼皇天后土而禱過太廟門則
呼　祖宗列聖而禱願　皇上田心向道無摇
丕基放逐臣等更付能者此實區區之同情而
無一字之假飾者也謹略攄其危苦憂勞之極
慮冀田聰明剛健之聖心　皇上雖至尊必不
能縱情自便居深宮以為安諺所謂天下人安
我亦安此至語也必不可塞耳掩目置人言于
弗理昔麥丘邑人謂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
于群臣百姓亦至語也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

命棄其本戕其命而可以長享天下者未之聞
也臣等悲不自勝涕如泉湧謹具題以聞祈候
明命

八月二十二日上

四、聖諭揭帖

三臣題今日文書官傳出　聖諭諭內閣朕因文武大小九卿科道官手執公本齊赴文華門上行禮前有旨修省實政靜候次第發行文武大臣都着安心盡職共濟時艱如何又來瀆激奏擾恭朕　祖宗制度朝儀肅靜尊嚴凡有軍國大計許實封本從會極門投進聽候裁奪處分近来不知何物設意作倆朝廷但行一事若妨己之私獘便哄然群起挾迫君上要譽沽名

全不思念君臣大義恣肆成風是何禮體卿等爲朕輔弼股肱可即傳示省改遵行諭卿等知欽此　宸旨森嚴天威孔赫臣等讀之神魂戰越竊惟近年以來天下久罹礦稅之苦而又習聞停止之言跂望　恩綸以日爲歲自搢紳至于兒童隸卒無人不同此意自都會至于窮鄉僻塢無處不同此言諸臣之舉實迫于天下之公心發爲天下之公論莫爲倡首而群然同詞莫爲結約而翕然並騖者也不能稍移天心而

至上干天譴誠信未孚能無悚惕昔唐虞之時君曰都而臣曰俞君曰吁而臣曰咈上無失德故下無頌言假堯舜而有顛危之勢皐夔必不能守其趨蹌之節矣語曰救焚者趨極溺者濡水火方急而暇為從容乎令所行之事非常之事也天下莫不失其常心臣子安能守其常禮人心離故人言生人心急故人言多欲朝儀靜肅天位尊嚴當收天下之心欲收天下之心當恤天下之言百姓不能言而群臣代之言怒群

臣是怒百姓矣群臣不敢怒而百姓皆敢怒百姓怒則人皆仇敵矣昔周厲王好利以榮夷公為卿士萬民攻之而出奔於彘唐玄宗置左藏庫聚斂無藝而出奔於蜀唐德宗置瓊林大盈庫稅間架除陌錢而出奔於奉天當此之時委朝儀於草莽爭糲飯而不飽豈復有君臣上下我早聽人言必不至此覆轍在前可為永鑒諸臣受國深恩感時多故千章萬牘總出懇誠迹雖近于迫挾而原其本心不過欲安民欲弭亂

欲　皇上為堯舜此其迫切處正是恭敬處其心切故不知其迹之至此也君臣大義正當如此豈可罪之為激為瀆乎伊尹告太甲曰言有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伏望　聖度特賜優容取逆耳以悅心圖宗社之永計曠然改易絃轍下一罷礦稅明詔于群麑不及之時使言事之口淡而無味憂國之心化而若忘朝儀常肅天位常尊都俞吁咈之風當不遠矣八月二十三日上

户部錢糧缺乏揭帖

三臣謹題竊照户部錢糧年復一年極為難處昨日尚書趙世卿来備細講求因出一揭云内庫金花銀兩每年額進一百萬　祖宗定制也皇上增加買辦銀二十萬初亦謂暫加耳不意遂為永制太倉所入止有舊額而此項買辦原無加派自萬曆六年至今共進過五百二十萬從何處得来不過將邊餉錢糧那移輳數耳彼既取盈此益空匱今年邊餉該三百七十二萬

而僅發得一百八十四萬尚欠發一百八十七萬轉眼十一月又該題發三十三年分錢糧矣內供固急而邊供尤急脫巾而起當奈之何邊臣催如星火部臣憂在燃眉敢以是請于上前即不能滇發內帑以助邊計亦宜稍寬貫辦而急邊計也蓋計臣之所以忠于 皇上者甚大所以慮夫社稷者甚深 皇上允其請亦必出此策即不允其請何能不出此策惟蒙賜允則皇上之大惠計臣之至幸也又惟今年順保定

遼東山東陜西鳳陽六處撫按俱報水旱災荒請發内帑漕糧以為賑濟即今道路流移如繩似水民已悉去其鄉矣當年秋糧夏稅斷不能完来歲京運民運斷不能供然則邊餉之難處更數倍矣盖彼六處撫按地方居天下之半又沿邊一帶緊要去處也沿邊不能自給安得不告求于部告求于部者尚急又安得有徵解到部戶部處發循常京運尚爾拮据又安能代出民運之一半又安能旁及賑濟之特典乎空之

之来已非一日茍可搜括催趲者部臣職掌豈
愛餘力惟是無藝之征原非額派則在曲加體
念蓋民供自有定額而不可加近又以稅使撓
之而民供益詘邊餉自有定額而不可損近又
以內供妨之而邊餉益詘　皇上如不以九邊
為急則已以九邊為急尚宜大發內帑以慰庚
癸之呼何可不停買辦以寬持籌之急也譬之
取羊皮太多則羊群自稀搆宮室太盛則大木
必少安有帑藏之陳陳相因若是而財源能不

竭者乎掊之百姓則百姓窮攘之有司則有司窮此理之常近而易見但有司窮是有司之苦猶得哀訴于上前百姓窮百姓受苦不過九邉窮九邉尤受苦不過彼必不哀訴于上前而自為所欲為國家大憂何忍言也臣等與尚書世卿語及于此相對涕泣敢不為之助奏伏乞大加之意八月二十六日上

請釋詔獄逮繫揭帖

三臣題昨日管鎮撫司李楨國校臣等揭帖三箇分别見監人犯上請臣等看得重犯王官等一本及内犯牛雲鵠等一本俱有輕重不等罪名打問既已明白合送法司坐擬其犯官華鈺等一本俱因礦稅事起臣等虗心評論諸臣沉淪既久懲創已深天下之民未出于水火所以驚相傳告日傳日多縉紳見時語必首及其中有素著名稱者至今地方尸祝而祀之人心同

悲若悲悲其親戚無不求所以出之者民之所好好之此謂民之父母宜曲體群情俯從寬典臣一貫往年曾親奉 王音許釋放他有官的還與他官做恭繹此 旨乃天地父母之心也令時人意交屬更切臣等敢以為請即不仍與官做亦宜早從恩釋以證 皇上之于礦稅果有停止之日以證 皇上之于萬民實有仁愛之心先露端倪觧其飢渴所赦之人有數所感之人無窮此 聖政之一大端不可以復緩者也

臣等用是不憚屢瀆懇懇仰跂伏乞即賜裁斷

將李楨國疏批發施行幸甚九月初三日上

催武場監試揭帖

三臣謹題照得今月係武舉會試之期初九日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例有御史二員充監試官先該都察院具題將吏部擬補河南道監察御史王業弘山東道監察御史葉永盛請 旨差委未蒙 俞命今試期已迫欲臣等代催臣等竊惟試期在初九日今已初七日即得命下明日尚可辭朝入場不致悞事否則監察無人奸弊叢集何以成制舉令御史見

一在缺人掌道侍班管城及各監收巡視等項常以一人兼數事委實不敷王業弘葉永盛皆原任巡按丁憂服滿候補之御史與他未任候補者不同況此監場不過旬日暫差又與大中等差不同伏乞即賜允發庶彝典無誤獲告成事

臣等謹為代題伏候

勅旨 九月初七日上 初八日奉

聖旨即傳王業弘葉永盛准着監試武舉去該衙門知道

請假修墓揭帖

題臣于八月二十七日因病乞假伏蒙聖慈容臣旬日調理感激鴻恩何勝銘刻今病未愈謹以悃款上聞臣入仕三十七年叨承非常知遇在講幄者十二年在政府者十一年人臣遭際聖明隆眷厚錫未有如臣者臣何忍內顧其身以負弘造顧臣有欲言而不敢言又不忍言者遲回久矣人子至情終天大恨方寸已亂有難收拾今不得不言輒敢泣血號呼于上

前臣于萬曆三年喪母家寒力薄營葬無資臣麻衣草鞋獨入深山霜雪偃薄手足皸裂如是兩年始買得一席之地斂容旋葬極其草畧及萬曆十九年喪父不忍分葬合阡一處深山之中土功難起因陋就簡取沙石以補空缺臣雖身親畚鍤猶悔杵築欠堅今離家十二年乏人看管草木湮沒有同丘隴月前義男来報墳臺傾壞開裂有縫道不等再上二三尺便是正穴之處未知的係何日又未知是山水浸灌是牧

豎侵伐是牛羊踐踏皆無指證臣亦不忍追究
下落以驚動山隣只自悲愴原欠堅固久不經
管躃踊哭泣頭暈如輪忽然昏黑不知人事合
家奔救良久始甦臣之病情原出于此臣豈不
戀闕豈不愛身日夜延醫調理亦欲奏聞乞假
但臣有千難萬難不可盡言者事干墳墓偶與
祖陵災變相似從實奏請恐　皇上以為托辭
若不實言臣心無由上達又恐以臣為借此求
去眛臣本心欲姑遺胞中付之于無可奈何則

事關父母身所從来修葺不早暴露槨棺非人子之情風氣日泄人口不安亦非家門之利心中缺憂無從而補縱有良藥于何可施待斃而已何益之有古今諺云人被遠人呼喚則噓臣日日噴噓有連數十聲不休者明是父母喚臣方寸之中如同亂麻立不安坐不寧矣查得大明會典京官六年許請假省墓正統朝大學士楊士奇嘉靖朝大學士張孚敬皆係當國首臣曾請展墓俱蒙恩許臣憑恃恩私欲請展墓但

恐倉猝披陳未必俯亮臣心欝而不明臣言抑
而不行不唯加愆抑且加病謹將此一片哀苦
先具揭帖上聞儻蒙俯照臣萬不得已之情毋
愍臣父母棺櫬暴露之苦許臣暫歸俾得及早
擇日補築掩閉則狗馬之心少安而狗馬之病
可治　聖心如未厭臣臣不敢不竭蹶赴闕以
效餘忠也伏叩　聖慈必祈示許乃敢恭具奏
本大廷披陳臣無虗一辭以負　恩眷不勝徬
徨衷懇之至九月十一日上

請停上供揭帖

三臣題竊惟目下至急之務惟在邊餉缺乏之下半年尚欠發一百八十七萬十一月以後又該發明年之餉矣要在此兩三月內盡補前數各處災荒之地徵解不来户部束手無策不得已請停免内庫買辦為此項原無加派每年在邊餉内那移今那移之計亦窮惟有上懇停免而已臣等非不知上供當急而邊情之急關係尤重只得冊為之請倘蒙慨賜停免幸甚不然即

如該部所議少寬一二年俟餉充之日照舊辦進該部又欲再借老庫銀三十萬以救燃眉本內不敢言而央臣等言之盖又萬不得已而出此策也竊念邊軍執干戈衛社稷萬分勞苦萬分窮困先朝常于例外賞犒豈得缺其常例近日虜中動静不比往時中外人心凛凛有叵測之憂望萬分加意將邊事急急整理勿以尋常視之以貽噬臍之悔 九月十四日七

謝聖諭揭帖

奏為謝恩事本月初十日臣因臣父母墳墓圮壞欲請假暫歸修理誠恐下情難以上達先具揭帖備陳苦悰十六日該文書官冊登恭捧
聖諭到臣寓所諭元輔卿前偶疾朕已有諭調理旬日即出贊理何以省墓乞去朕覽惻然弗寧卿自講讀忠勤啟沃簡任密勿懋著勳勞純誠敬慎朕素鑒知矧災變異常正君臣交儆之時且國家多事之日卿為元輔特賴贊襄豈宜

離朕安忍求歸宜蚤出輔政以副朕惓惓佇望至意特諭卿知欽此臣不勝感泣伏念臣以中下之材被非常之眷自筮仕至今日無時不荷生成自祖父子孫無人不霑榮渥天地覆載莫可名言體髮肌膚視非已有況茲天變頻仍之日 聖心儆動之時雖至愚極陋無所建明而效涓埃真其始願也緣八月間原籍義男林括来報臣父母墳墓圮壞之狀臣聞之四體若焚五內如割覺有一物擊臣首者顛隕仆地良

久始蘇自此不能頃刻安矣但時值慶辰情深戀闕再思三思千忍萬忍不敢遽瀝于　至尊之前乃今則旅夢數驚子情日迫欲不請則不能不請欲遂請又恐不得請故未上奏本而先以揭帖誠冀鑒臣之苦有出于尋常敷奏之外允臣之去亦出于尋常批發之外也乃　聖諭惓惓猶以曩時厚臣之心厚臣而後飭之玉成之者有加無減誠體貌之盛節教忠之至慮千古一契三生偶遭臣跽讀未畢而心神慟絕葵

猶向陽犬尚戀主物類如此人寧不知顧臣之求假非臣之心實臣之命父母生臣臣猶在而父母不復在矣父母不復在而丘隴在猶父母也岍為谷而不顧顙有泚而不慙此以路人視親烏用此子為也臣在朝言朝求去似忍於違君在家言家不去實忍於忘親分身無術狼狽難居第有百頓千叩感激 聖恩而已正茲陳謝胡敢縷言臣不勝辛楚瞻戀之至九月十六日上十九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遵諭旨先國後家
即出賛襄以副朕眷倚之意禮部知道

請假修墓疏

奏爲驚聞墓圮寸腸百裂懇賜假歸省以申子

情事臣仰被知遇超踰等倫緣講幄之微勞荷

鼎司之重任叨逾十載蹤冠群僚寵眷優隆錫

予頻渥遭時遇主無如臣者曾無毫髮補報豈

敢愛惜捐糜內顧私家遠違天闕但臣近有一

片苦情言之似孤負恩私輕於去國不言實虧

損孝治果于忘親魂憏蕩以難招心瞀亂而先

去躊躕經月輾轉萬端具揭上聞備陳委曲未

蒙 慈允更勤手諭除恭疏申謝 聖恩外實係萬分不得已之事敢哀鳴于丹陛之前臣先年喪母無力營葬匍匐萬山兩易寒暑纔買一地僅如掌大負土成墳及臣父見背之時不忍別阡勉依合葬窮山僻塢難施土功培補空缺半夾沙石臣雖躬親畚鍤已抱不耐經久之憂矣頃家僮来報臺基傾圮開裂多縫去穴甚近暴露可虞臣聞之不覺驚呼號慟昏暈仆絶父毋乃身所自出墳墓乃體魄攸歸前此杵築欠

堅罷已難遑今又離家十二年未遑省視不早
背理則山水齧蝕日深樵牧踐踏日衆必至暴
露屍棺泄越風氣先靈失妥後嗣何依忠孝一
理孝有未盡則忠無可移君臣一心臣有苦情
則君必矜亮臣方寸已亂淚下不絕愁病日增
嘖嗹不休無愛乎有生矣伏覩大明會典京官
六年許假省墓　英廟時大學士楊士奇　世
廟時大學士張孚敬皆係當國首臣請歸展墓
俱蒙　恩允臣今離家為六年者二而父母墳

圯尤前二臣所無伏望　皇上憫臣鼎苦難居之情俯加衿憐准暫假省墓以廣　聖明孝治以畢微臣情事臣意劇心悲不能擇辭無任涕泣懇祈之至九月二十三日上二十九日奉

聖旨近來國家多事卿為首輔正宜為朕分憂贊襄忘家報國豈可堅意捨朕求去不允所請展墓事着卿子尚寶司丞沈泰鴻馳驛代行修理卿宜時下即出勿得再陳吏部知道

修墓揭帖

題臣昨因父毋墳墓傾圮寸心割裂舊病湧發日深一日先具揭帖陳見苦情特賜手諭遣中使到寓慰留臣感激哽咽謹具題稱謝外日夜欲勉抑私衷仰酬 聖眷今又八日矣而天性莫掩真情難抑千迴萬想窒塞不通不得不再瀆 天聽臣年六十八矣旦暮之事不可預知而臣父毋墓原以一棺之地强作兩穴補輳客土杵築欠堅致有今日是臣經手工程須臣親

自整理不然則前已一悔今後一悔終天之恨何可償哉臣皮膚日皺如鷄腰支日削如柴噴噓歷四五月不休遂成臭淵豈是父生之兆雙親墳墓決宜臣自一歸臣父母之所倚注者獨臣偃卧丘隴患切剥膚臣不奔救豈成人子今天變雖多 聖心已轉應舉實政次第發行太平在日何必臣留事在 聖心幾在聖斷欲治即治欲速即速何必臣留臣處朝端真如針芥之在天地而臣父母望臣則如重圍之望救兵

臣老病難保又如危葉之寄秋枝權量緩急輾轉至熟乞假歸省千該萬該也臣若不顧深恩而但圖已便得已不已則 九廟神靈亦當殛臣即臣父母亦當殛臣臣心亦有神靈亦當殛臣實乃事出不料勢在攻心命之使然非心之欲然况臣止是乞假未敢便言長往儻天命寬臣則此身猶國家之身也久羈長愁想殺悶殺此身亦非國家之身也亦宜權量輕重置臣于可生之路尤愛臣之大者也謹具奏于大廷之

前伏乞即賜　批允請假與告病不同固請恐滋煩聒又祈不發閣票二臣雖甚憐臣緣係同官有難下筆也臣不任哀籲之至九月二十三日上

回　聖諭揭帖

三臣題令日文書官傳出　聖諭諭內閣朕覽卿等奏揭鎮撫司見監犯人上請特恩具見體悉敬慎且各犯非為礦稅羈因原因衆官不顧君臣大義只圖要譽市恩擡扯瀆激故致遲緩處分今災變異常正修省之日既卿等懇奏前李楨國所開監犯王官等俱送法司擬罪具奏內犯牛雲鵠等都着解送錦衣衛監候發落不許疎縱犯官華鈺等俱姑着革了職為民不許

朦朧推用以昭朕仰體　上天好生　祖宗仁
愛誠意卿等傳示遵行諭卿等知欽此又奉
聖諭諭內閣朕覽卿等屢奏戶部急缺邊餉數
多朕豈不知邊關緊要寒苦但宮中進賜費用
比與先年不同故增買辦銀二十萬兩內帑尚
不足關支今加礦稅銀兩協濟支用卿等為朕
輔弼股肱亦宜體悉朕意其買辦銀俟有積餘
盡數停免還着或動老庫或馬價銀兩內可借
支的作速給發毋得遲延待催徵拖欠銀兩補

給卿等傳示遵行諭卿等知欽此臣等捧讀御見皇上寅畏天變修行實政舉手加額口呼萬歲者三盖愁腸一開不自覺其手足之舞蹈也伏念繫獄諸人困苦已極天下無不哀憐一旦放之傳播道路何但二三纍囚臣等亦得施面目以見天下士大夫也惟是四海九州仰望如天之澤出之水火之中者不止此數人誠一推廣此心使人人無向隅之泣亦不過一舉之間而已至于庫藏錢糧臣等豈不知近日進賜

繁多不比往昔苟使户部稍可通借民間稍可支吾敢不仰體　聖意無柰財之入孔止有此數自有買辦以来太倉進過五百餘萬彼盈此虛邊餉安得不缺財之出孔亦止有此數自有礦稅以来民間不知將幾百萬填補溝壑拖欠安得不多户部不得已而請停免買辦又不得已思借老庫即臣等前揭亦議及此近訪得老庫之積今止存五十萬即太僕馬價屢借不還寺臣爭執如割己肉此等通那總非良策滴目

災傷從何追補既奉　明諭臣等當與諸曹且
救眼前再作區處耳竊觀近日缺官漸補稅棍
漸除冤濫漸釋而比者客星猶復告眚占在燕
分夫客星者賊星也占家之所𣆶忌也占在燕
分則至迫矣意者天下之所最苦而天心之所
𣆶屬望者尚不止于前數事乎伏望　皇上于
根本緊切處一大轉移則無有急于罷礦稅者
為泰為否惟　聖明裁擇九月二十五日上

再請修墓揭帖

題臣於二十二日具奏爲驚聞墓圮寸腸百裂懇乞賜假歸省以申子情事又因奏詞跼蹐未足以盡臣意另具一揭隨本同進今旣數日未奉

聖諭五內如灼何勝懸跂念臣乞假省墓與告病不同病者有時而愈愈則可無請矣若臣情事至苦且急無可中止之理又非可使人代爲之事臣之二揭二奏淚出痛腸殆滿一斛伏惟大孝錫類至仁體物冀垂俯照敢復再揭

恭請　恩命臣之初營塋地止一棺第以合塋為心勉强分為兩穴局埶逼促殊多補輳又南方地薄塋淺不深今也不幸至於發洩定須臣經手營造之人方可為下手補葺之計而臣老矣恐一旦溘亡即抱終天之恨為不孝之鬼夫臣子一心忠孝一道不稱孝子安稱忠臣何賴此不忠不孝之臣而容之于朝乎臣入仕三十七年犬馬筋力銷鑠已盡今衰殘望七而尚有人子不了之事不可委托他人徐待來日烏烏

私情莫此為切在廷少一臣不過滄海粒粟而臣父母九原之下不可無臣不啻飢之望食寒之望衣震風凌雨之望屋廬臣棄不顧大非人理伏冀憫念臣父母以念及臣賜之俞命容省墓一行訖工之後若未即死尚可趨赴闕廷酬報鴻造也恭候　親斷早允并勿發閣票擬二臣同官難以下筆恐妨臣請臣不勝涕泣哀鳴之至

九月二十七日上

再請修墓疏

題臣屢承　恩命温渥繾綣極宜遵奉何敢再瀆但有不能不言者伏望宥其萬死俯垂清聽臣子泰鴻尚未敢謝恩日日抱持臣身悲號躑躅臣已老病儻一旦不可知亦不忍遺之去蓋臣親之墓若止經管一節臣已差義男先回矣必欲修葺非臣不可臣子雖去無益分毫也

慈旨本為省臣憂念但臣父子處此更增一番苦楚生離死別併在心頭欲奉不能欲違不敢

連日草奏草揭屢作屢止不能成一字必臣與
臣子同去乃克有濟伏望大發慈悲拯救之心
賜臣一假上自父母下至子孫皆受無量恩德
也臣子因此亦感病註籍尚傒後命臣非敢抗
違 明旨孤負恩知以家為先以國為後實是
萬不得已情惛神恍言不盡意臣無任悲涕之
至 閏九月初七日上

三請修墓疏

奏為恭承 慈旨冒罪再陳懇留 聖衷俯俞哀乞事臣以臣父毋墓圮求假歸省凡三次揭帖二次謝疏一次乞疏六干 聖覽矣奉

旨近来國家多事卿為首輔正宜為朕分憂贊襄忘家報國豈可堅意捨朕求去不允所請展墓事着卿子尚寶司丞沈泰鴻馳驛代行修理卿宜時下即出勿得再陳吏部知道欽此又以同官朱賡具揭伏蒙特遣宣諭臣何勝感激何

勝慕戀恭惟固留臣行又深卹臣私而曲處臣父毋之事尋常想不到處悉以慈衷想到至于為朕捨朕之旨木石心腸亦當感激而臣子泰鴻么麽稚子特辱馳驛之命尤推恩異典自来所無者舉家捐糜莫酬弘造臣敢復有所祈哉然自命下以至于今臣父子日日抱頭痛哭雖三尺童稚莫不慘淡傷情滿地淋漓幾成溝壑則真性難昧深悲難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難以言語形容者臣十年唯諾于上前雖有休致

之請而猶勉強承事誠報國而忘家也今豈以
家事先國事哉天心仁愛　聖心祗惕日覩新
政次第發行事出宸衷之密移非關臣下之贊
助固無須臣之留也臣所獻替不能于廷議之
外更添一辭技亦止此又無須臣之留也若夫
修理親墓必須臣經手之人方可下手而臣子
年少未諳諸務塋法多忌尤難鹵莽此一行也
明知其無益于輕重之數矣臣秉國家之閒暇
而以藟裡掩親惟此時為然非敢為家而忘國

也昨奉　明命本出體悉之至愛然翻增臣一
家之苦情地下父母之急難未遑手援而眼前
父子之別離早已腸斷臣年迫日暮百病攻身
全賴臣子在傍相依為命一旦南北誰饘誰藥
更有意外于誰囑付原在家鄉亦宜呼喚前来
原在身畔豈能遣發遠去無益于臣親之毫釐
而先妨于臣身之萬分臣子見臣病勢不常所
以徬徨無計徒依依孺慕而仰天號泣也伏惟
恩慈既恤臣私出于常格之外則臣父子含茹

難言之情亦何嫵縷縷披陳冀垂囬照敢乞推
廣孝治自臣家始特賜暫假一行以畢終天大
事臣得與臣子泰鴻同行扶持有人免棄道路
則臣一家自父母及子孫皆終始于大造中也
臣不勝恃恩固請萬萬祈天傷心哀苦之至閏九
月初七日上
初十日奉
聖旨朕以卿孝思懇切特命卿子馳驛代行此乃
曲體人情忠孝兩盡之道有何不便必欲捨朕而
去父子既難暫別君臣獨可遠離卿平生自許何

為今日搪當何事而可恝然如此朕必不能從卿
徒言無益便宜亟出毋傷朕心吏部知道

楚宗變亂揭帖

三臣題臣等接得湖廣巡按吳楷揭帖内開楚王進助大工銀兩至漢陽縣被惡宗數百提刀劈門細綁鮮官盡行刼去本府通判等官擒獲三十二名并贓銀二千九百餘兩閏九月初五日惡宗二千餘人各持兇器突入撫院將副使周應治竇子偁俱毆重傷將巡撫趙可懷登時殺死搶去刼扛盜宗等因臣等面問承差口稱可懷家眷已歸止有一子在傍混逃不知下落

周副使赤剥亂打生死未審各惡仍圍困布政
司要刼庫銀縱横城中肆行搶掠楚府不知消
息巡按出巡在荆州聞報即馳歸省城本係荆
州發行兇焰薰天恐即據城造反惡黨繁多途
中搜檢刼打承差亦難行也臣等聞此不勝驚
駭竊惟楚人輕剽好亂本難撫治而楚宗蕃衍
武昌城中有三千餘人雖多善良實繁凶暴撫
按以皇家支派不敢施法若有舉發止是啓王
戒飭而楚王近以華越之誣身且被辱安能鈐

人此輩目中既無撫按又無楚王復何忌憚是以刼扛搶獄甚至手刃鎮府旁及憲臣尚可逭誅乎今彼處情形雖未盡悉要之必不遽請盖其積漸然也惟因假借過優是以釀成大惡巡按職在澄肅正宜大振紀綱豈得顧忌宗室猶有假借捕治何疑但衆勢方熾不易為力宜先且發　嚴旨又即補巡撫刻期到任一面着各兵備集兵協擒庶㡬有濟若稍緩時日恐其滋蔓益難圖也趙可懷前因民變特選以去今不

保其身則繼此以往者非雄略長才文武具足
之人不可乞亟下廷臣會推嚴限星馳赴任其
河南鄖陽二處皆與楚地接壤臣等屢請早黜
撫臣正慮此等不測今恐凶輩散漫難捕又恐
聞風響應伏乞并賜黜用以示彈壓之重各處
巡按亦乞并賜遣用以昭憲紀之肅其兩司之
中兵備尤要承平日久不無𦐇冗宜令吏部特
加妙選或更調以資實濟此皆目前切務臣等
已恭票上惟 聖明亟行之又查湖廣巡撫原

非軍門無兵可恃即有民快數人豈敢輕犯宗室征播之時曾暫設偏橋總兵事寧已革故人無憚懾亂者屢矣自今以後縱不設總兵而巡撫下宜置標兵二三千以為羽翼倘嘯聚不觧據城阻命或逃迸山澤出沒為寇則勢不能不用兵容臣等相度時宜再加擬議也大抵今之天下非無事之時比者太白晝見翼軫分野正當楚地然尚未沒深可憂念伏望克謹天戒大收人心則以至仁伐至不仁誰敢不服再照趙

可懷原以安楚特遣未有所酬近因三考加銜
亦是常例今死王事相應優䘏惟以特旨賜行
臣等不勝戰慄之至閏九月二十四日上

論[illegible]功難封[illegible]揭帖

三臣題昨日文書官傳示 聖諭仰見嘉奬軍功激勸後来至意正臣等所久欲贊襄而不可得者敢不祗承隨於本日出閣時到朝房内約同兵部官虛心面議俱說平播一功開疆展土奇勳懋績誠如 聖諭委應從厚陞賞惟是徧查舊例如宣德九年平松潘功總兵官方政止加陞左都督成化三年平都掌蠻功提督程信止加無大理寺卿萬曆二年平九絲蠻功巡撫

曾省吾止加陞侍郎總兵劉顯止加陞都督同知此皆四川最著軍功並未有封侯伯世爵者若近年總兵官李成梁封寧遠伯則遼東虜功與苗蠻功不同又係積功累級歷十數年而後得非以一次大功便與封爵且成梁係一身獨將非有二三同事也今播功雖大而在事各官有一總督三巡撫五總兵俱同功一體之人衆擎易舉之事槩行封拜人將謂之濫擢一特加人又謂之偏以故衆議謂封爵未甚合例衆功

難又盡封不若于原擬陞賞上各加優厚使與
者受者于心皆安臣等擬議再三竊謂文臣中
調度忠勞總督為首武臣中行間血戰總兵為
首將督臣李化龍原擬加太子太保今改擬加
少保原擬世廕指揮僉事今改擬指揮使總兵
劉綎原擬復官陳璘原擬加右都督今俱改擬
陞左都督仍將原廕副千戶俱改擬指揮使馬
孔英降虜起身吳廣李應祥武生起身原擬驟
陞職級今改擬世廕正千戶郭子章江鐸等俱

于原擬量行遞加夫文官至少保已列公孤之
尊武職至左右都督可稱侯伯之亞而廕至揮
使世世承襲與國同休抑又隣于勳爵之崇似
此恩典極為優異近年寧夏朝鮮松山諸功皆
未有此足以播之青史詡之外夷傳之天下後
世為不朽之大業昭代之盛舉矣臣等謹遵
旨一一改擬并發下前票一併進覽如 聖意
必欲議加封爵則事體重大條例未備臣等既
難定擬須下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官廷議但恐

衆人意見不同人心忠奸難測或因此吹毛求疵爭長競短使朝廷一場好事諸臣一番大功反增一段話柄有傷全美語云築舍道傍三年不成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以臣等愚見言之如前改擬廕襲公典興情兩得其當況文武諸臣之待敘者已五六年猶大旱之望雲霓但求速得不論多少陞賞若速則感荷眼前之光寵即稍從減省人必不以為薄萬一再遲則滋多日久之熱中即較前特厚未必便以為恩此固公

論所同然而實激勸一關係也恭候　聖明裁

定施行　閏九月二十九日上十月初七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揭改票議加封爵條例未備今

播功雖大而督撫總兵衆多世爵難以盡封文武

李化龍等俱擬加陞職廕具見恭敬忠順仰體朝

廷優恤開疆展土血戰之意朕已知悉依擬即行

卿等為朕輔弼股肱朝夕贊襄運籌調度勳勞茂

著當有恩賚勸酬擬諭來行丕顯天朝武功毋得

遜讓推避特諭卿等知之

討亂宗揭帖

三臣題臣等昨暮出長安門接得湖廣巡按吳楷書揭因面問承差巡按在承天府調兵候旨進討城中賊黨縱橫城外官兵圍守御史尚未知新巡撫之命殊遑遑也二疏之外又有揭帖疏投通政司封進矣揭帖臣等謹封上覽逆宗出榜約以二十二日舉事令不知若何榜中之詞無狀特甚反形大著王法必誅朝命多停一日則逆焰更張一日寧急而促之勿緩而縱

之料新巡撫梁雲龍此時可到任行事矣賊氣必奪但武昌城中焚刼之禍楚王宮中儆戒之嚴不知今何也楷疏有云若所以敢于恣肆不道者不過恃為　陛下親覽刑不能加法不能禁理不能諭勢不能格此實骨髓至論惟令有司必行朝廷之法以法勝恩然後可以明上下之分折亂逆之萌其榜中云順流而下坐鎮南京可恨殊甚故近日廷臣諄諄題請各處整飭兵備意正慮此諄諄題請各處填補撫按意正

為此伏乞留意　皇上作主則大事亦小小處置
不難若不留意則小事能大處置難矣臣等凡
可與各衙門商量者不敢不盡但本惡肆出榜
文誹反已真御史方侯　旨進剿恐失事機請
發一特諭天威震臨人方盡力不然恐其猶礙
宗室二字畏首畏尾養癰成疽流毒愈大也惟
冀即賜裁發施行謹題以請十月初三日上初五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揭及御史稟帖逆宗出諭無狀
特甚反形大著仍捏假王之意王法必誅　祖宗

法度治國安家既係強刼叛亂何論宗人且楚省
遼濶逋逃衆多討惡安善務保萬全朕已知悉諭
卿等知
諭兵部都察院朕覽湖廣巡按奏報楚宗崇仁輒
敢聚衆强刼王樌戕傷撫臣今又肆出反叛榜文
好生悖逆着本省各官上緊發兵擒拏鄖陽江西
河南撫按兵備南京兵部操江等各相機發兵協
剿毋得顧忌觀望養成大釁一面榜諭各宗及城
中軍民毋得畏懼朝廷討除惡人正以撫安善良

不許濫及傷害馬上星馳與他毎知道

請官羅救荒揭帖

三臣題臣等竊惟楚宗為亂因素恃天潢一派謂朝廷必相假借有司無奈我何憑驕逞兇以至于此　皇上特諭擒拏國法既昭羣力可效矣惟是輦轂之下畿輔之中直到河南山東一路滿目饑荒盜賊出沒南來北往皆云旦夕難保頃楚中賫本承差亦被二次打刧窮民嘯聚比之宗室尤繁而畿輔近郊又比江漢為切臣等之憂甚于楚事也　皇上因在京霖雨特發

太僕寺銀十萬以賑當時各官欲儘銀分散惟
老成長慮者謂畿輔皆災太倉罄竭宜奉 聖
諭查極窮下戶賑之而留六萬有餘以為預備
既而果有煤戶告急分此散賑歡聲如雷咸戴
聖恩呼萬歲矣今薊保撫按屢次請賑戶部乞
此六萬以分賑之誠宜早發盖太倉如掃戶部
方以邊餉為急無可發賑而又不敢輕請內帑
以緩時日計出無聊不得不爾雖六萬餘兩所
濟無何庶以為遏亂銷萌之助耳然尚不足也

臣等竊謂當責成蓟保撫按即將此銀作本便宜行事各差官四出販糴以求饘粥之資又恐錢糧無處官販有限尤宜招商通市庶幾所濟益多而山東河南浙直江西湖廣各撫按亦宜以陵京社稷畿輔根本為憂效忠君愛國救災卹患之悃多方設法移粟前來但到入府境内災民亦有一濟顧非明諭鼓舞之諸司必不敢輕動錢糧而擅為格外之事也更有喫緊者焉則稅使是已　祖宗設關津諸稅惟米糧無稅

農具無稅令以　聖慈尚發糴本以拯捐瘠之民諸稅使皆當隨其力量出心協施上以為國而下為其家使桑梓猶存亂虞不作儻猶越格廢令以抽稅留難之是助天為虐而阻壞大事大罪也望特加禁止疏通轉糴支持冬春以至麥熟是社稷生靈之大幸十月初七日上

辭播功敘賞揭帖

三臣題臣等竊惟播功數年未行敘賞中外之人頗生疑議茲蒙傳　諭欲加封爵始知所以體悉戰士報荅勳臣者甚厚群心盡慰群疑盡忘臣等亦得釋其慙責幸甚第以令甲當詢衆議當訪故昨與樞臣再三斟酌寧各遞加等數不敢侈駭見聞也伏蒙俯採如票擬行使臣等又得守其常職幸甚今蒙　恩旨欲賚及臣等聞命震惕若無所容此一功也上而廟社威靈

聖天子神武肅昭之力下而閫幕用命群有司敬恭匪懈之力臣等碌碌第守文墨之事略無横草之俾萬萬不敢預一絲一星之賞以滋十目十手之議也吐露肝膈無少虚假惟　皇上俯亮而亟止之臣等奉此　恩旨已至榮矣田

奏以聞　十月初七日上

救荒二揭

三臣題竊見今年災荒異常畿輔尤甚流離滿路盜賊橫行根本可憂消弭無術戶部請將秋間所發太僕寺賑濟京師餘剩銀六萬兩給薊保巡撫以救目前垂斃之民臣等猶以為未足因推廣此意于初七日謹擬 諭旨一道上進事關民命至亟至重憂在蕭墻至迫至切死生判於呼吸變亂藏於目前非可視為尋常文書可行可止可速可緩之事也從古天下之亂起

於盜賊盜賊之作起於飢荒昔人一遇饑荒發
廩出帑無所吝惜但令太倉苦於邊餉欲發而
無可發內帑係於上供欲請而不敢請四顧躊
躕莫可措手惟賑餘六萬其銀見在其事易行
故臣等乞分發薊保令其收糴以充糜粥之資
示朝廷之德意使民有所繫戀而不至動搖聊
為官僚之率倡使人有所感發而共為振救亦
區區耳豈便濟事故更責成二處撫按許其便
宜那借多方區處或差官收糴或招商出糶又

責成各省直撫按欲其自獻忠猷共救根本移
粟通商至於舊制但係米豆粟麥通不許抽稅
攔阻況今救荒大事則經過關津自合申明此
意非欲盡蠲他物一切不征之謂也盖米價既
高征稅若重則商賈折閱誰肯出途雖官府曲
加招徠終無應者故必朝廷明示此意然後天
下商賈肯来耳臣等雖竭慮極思夜思旦行猶
恐無裨于拯溺救焚而今猶泄泄延緩彼展轉
溝壑者何能忍死相待揭竿斬木者豈不攘臂

爭起乎此臣等所謂至危而至急者也謹再以
所擬　諭旨一道上進并為催請臣等方草此
揭又接户部揭帖為饑民日聚日危荒政愈遲
愈急等事臣等讀之萬行淚下非為百姓憂實
為　皇上憂切膚之災一至於此剖肝之論何
可不從伏乞將告荒諸疏盡數批發講求無策
之策以免傾亂之階伏候　勑旨 十月十三日上不報事雖
不報而予與司徒行之故其歲儉而不憂

總河交代揭帖

題伏蒙發總河李化龍本擬票竊惟化龍丁憂已逾四月久留未代使子道有虧旅櫬不歸禮廢教弛非盛世所宜有而河道一役必有總領之臣然後其患可息其利可興盖雖堯舜在上不能遥斷水事必使伯禹胼胝遲之歲月以責其成功今所推李三才黃克纘曹時聘皆可用之才望 簡命一人庶令大事有托不至妨廢明歲之漕 十月十八日上

叛宗造言闡揚　聖政疏

奏為叛宗狂逞造言義當闡揚　聖政昭示罔極因祈迴避嫌疑以光天討事該湖廣巡按吳楷報楚宗蘊鍪等作亂情形內有告示欲殺假王下南京又有刻榜歷數撫臣趙可懷黨助親王以假作真又妄指該藩行賄千　皇上又僞揑撫臣與臣書及僞傳文書房索賄等情臣惟蘊鍪之罪上通於天不為蘊鍪所訾豈復為人本不足辯然　皇上昭雪假王實彪炳千古一

大　聖政也反誣為賄臣實痛心胡可不明言
以宣暱之所以及臣為臣在耳夫討罪天下之
至公也何必臣在惟聽臣去則天討益光而奸
心愈服不獨區區全臣名節而已也初華趣疏
至　皇上一覽即云三十年王豈可說假夫告
妻証何足憑信此中外所共傳聞不待會議而
始發者也　聖心既久定而不移宸斷又至公
而不爽群臣于此有對揚之不暇耳趙可懷在
遠安所黨助為哉至于臣時正乞身闔門不能

出入　綸命比至見朝事已大定又何庸臣黨
助也今僞揑可懷通臣書不知作何語不過以
賄餞臣耳夫藴蓄之奸尚敢以賄誣　至尊則
其汙臣何有尚欲殺親王下南京則其餞臣又
何有獨念臣今而不言則煌煌　聖德為奸徒
節蔽而天下萬世何繇聞知耿耿微臣身蒙貪
昧隱忍之名矣又何以恭賛天討哉御史疏中
言七國之叛借言鼂錯蓋念到此矣臣用是颺
言于朝一以表　皇上昭雪楚王臣下莫賛一

詞臣尤無能賛一詞一以表臣才謭德庸無能
增重朝廷而鎮安反仄宜早罷去伏乞將臣賜
罷俾無預楚事而公與在廷之臣議兵進止評
罪輕重則嫌疑既絕而大公益昭　聖政愈光
而羣心彌肅矣十月二十二日上　二十四日奉
聖旨自古奸人謀叛無不假借事端肆言誣衊以
圖煽結人心抵飾己罪何所忌憚非年楚府一事
朕心原自了然及下廷臣會議亦皆僉同朕乃從
公裁決與卿何干卿廉正忠謹朕所鑒知據奏不

求自明而務宣颺大政傳信方來甚得大臣之體
軍機至重尚須專精帷幄以賛 廟謨何必引嫌
求退所辭不允該部知道

田　聖諭揭帖

題萬曆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該吏部接出

聖諭朕惟行取科道待命日久況各差缺多妨

廢政務你部院屢次列名擬職朕已具知可着

即到任管事仍具本題知欽此欽遵除見在各

官授科道外有同選吳道行沈鳳翔汪若霖朱

一桂陳嘉訓擬為給事朱𤍠喬允升擬為御史

適各丁憂未授至服闋趨朝該吏部具題未蒙

俞旨又有同時行取而至今候考熊鳴夏周曰

庠蕭淳等三人亦未蒙　俞旨又萬曆三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臣等奉　命將辛丑科庶吉士考試散館除留授翰林院官外有王元翰呂邦耀曾六德袁懋謙擬為給事宋燾王基洪陳宗契馮奕垣擬為御史該吏部具題亦未蒙　俞旨竊惟行取之命茲已七年及奉久授之諭亦已三年辛丑庶吉士作養三年及奉散館之命亦已年半此皆昔時隨請隨俞者而今遲延至此朝廷培植人才欲其奮精鼓神以肩任天下

之事士子觀光上國亦欲乘時效力以畢靖獻之忠而取之如異才置之如散木居諸空閱一無補報之階人壽幾何堪此淹滯之久切爲數臣惜之且同一行取也同一舘選也已蒙錄用者或直金門或按所部得以奉恩光效尺寸久矣而獨此數臣未沾一命昔人譬爲滿堂讌笑而有一人焉向隅涕泣則滿堂爲之慘然不樂此不獨數臣之悲亦衆人之所共悲也　皇上如天雨露豈有偏遺既嘗錄用乎彼必不厭棄

乎此特一日萬幾未遑省察耳偃長之慶師濟

充朝掖茅彙征正惟此際臣等若不為言何人

當為之言故敢激切上請為諸臣計乃為國體

計也望賜　俞旨敕下吏部查照施行 十一月初六日

上

聖母萬壽請受賀揭帖

題昨接禮部揭帖為恭遇 聖母六袠誕辰恭請 皇上臨朝受賀以光孝德事臣等竊惟萃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古所稱聖天子之孝也本月十九日恭遇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萬壽令旦乙巳之新曆 既須甲子之周天斯届 皇上至孝性成色養具備聞近日宮中頌祝駢繁禧事絪緼歡忭之聲既四徹于邦域矣獨惟臣等限於禮法無由一展舞

蹈之誠如獲仰瞻　聖顏致詞稱賀臣子區區
忠愛孝敬之意亦庶乎可以少盡故禮部請是
日　皇上御文華門又復請　御文華殿據典
禮而言亦合群情而言也　皇上因奉親之大
孝修視朝之曠儀可法可傳盛典盛事伏乞俯
賜　俞命令臣下齋潔祇候十一月十二日上

推管察等官及巡按揭帖

題國家之制凡巳亥年吏部都察院合兩京六年官員而大考察之明年乙巳正月及其期矣期日已迫而未有專官如吏部當有尚書及右侍郎與考功郎中今左侍郎楊時喬懇以為請如都察院當有掌管河南道印信御史七月內都御史温純以御史吳達可請已得賜允但吳達可從江西巡按入京復 命例有田道一旨尚未蒙發何敢管事伏冀 皇上俯允庶令察

事有着臣等又惟國家設立御史巡行天下欲其秉憲肅紀察吏安民小大之事無不周到以為非絕私務公而聚精會神不可故不許帶一家眷即音信亦斷絕不通其事權雖尊而拘束亦甚其應接不暇而精力易銷止可一年一換非宜久留不代也今報滿而未代者甚多如浙江吴崇禮蘇松馬從聘河南方大美陝西黃陞甘肅楊文滙山東嚴一鵬淮揚高攀枝廣東林秉漢河東曾舜漁山西汪以時四川李時華應

天曹楷廣西沈裕或鬱久而卧病或病久而溘
亡豈惟拂于人情實乃大妨國事故各差御史
紛紛日來告代甚至告病甚至棄職竟歸不復
顧官者夫御史膴仕也而厭棄之如此人情亦
大可見使士夫有輕朝廷官爵之心誰復為朝
廷出力而朝廷何以成 至尊哉故臣等切願
皇上將各差本章以時賜發然後天下巡按皆
行實事而不為虛設朝廷有所寄託地方有所
倚賴即如近日湖廣之變若非巡按吳楷在則

馳奏無人討逆無人而一方岌岌乎殆矣國家血脉所係不宜使之擁遏不通也伏祈俯採而大加之意十一月十二日上

聖母萬壽入賀揭帖

三臣題本月十九日恭遇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萬壽聖旦律應黃鍾時迎長至六十歲之花甲方此一周億萬載之桃觴從今伊始豈直合宮之慶實惟率土之依仰惟皇上純孝因心至誠建極袞衣五綵老萊之娛于膝前玉食萬方虞帝之養以天下寶婺叶齊天之福璇宮覃愛日之懷臣等備員近輔目覩熙辰舞蹈惟同欣騰尤萬竊以常年祝賀惟恭

詣慈寧宮門外拜叩乃于今日似難循常雖至
敬無文未有報乾坤之加禮而中心誠喜實懷
依日月之篤情擬于是日恭詣慈寧宮門行五
拜三叩頭禮以祝 聖母萬萬壽隨詣仁德門
行五拜三叩頭禮以賀 皇上奉 聖母萬萬
壽續周室思齊之雅如再咏于詩篇修漢宮長
樂之儀永有聞于史冊十一月十七日上

四　聖諭揭帖

三臣題今日欽奉　聖諭諭內閣昨朝謁　聖
母面奉　慈諭云予今六十延齡寔乃　祖宗
默佑洪麻爾純誠孝養所致嘉悅弗已奉先殿
祖宗神位前欲遣官行祈謝之禮以伸予敬感
之意朕欽承　慈命親恭詣內殿行禮合用告
詞及脯醢果酒卿等撰擬來行諭卿等知欽此
皇上恭奉　聖母茂享遐齡感念　列聖洪恩
躬申祈謝仰酬　祖德益表孝思臣等謹撰擬

内殿告詞一道進呈其中不稱　聖母徽號者在宗廟則禮然也伏惟　聖明裁定施行所奉御札一道尊藏閣中謹具囬奏十一月十八日上

四　聖諭揭帖

三臣題今日文書官傳出　聖諭諭內閣覽卿等奏揭恭遇　聖母六袠誕辰請朕臨朝受賀以光孝德具悉忠愛孝敬心甚嘉悅朕惟　聖母鞠育隆恩感戴無極自須新曆以來慶忭弗已至日亦欲御門顯揚君臣頌祝但朕日前恭謁　聖母陛座躬率后妃嬪御幷皇太子諸王公主及合宮六局女官內官祝壽行慶賀禮祗奉　慈諭面傳爾純誠孝養予心嘉悅惟欲簡

便節省勞煩其慶賀宴享諸禮俱免朕欽承
面諭敬遵傳行思得 聖母免行慶賀諸禮朕
豈宜臨朝受賀御門暫免卿等傳示禮部遵行
特諭卿等知之欽此恭惟 皇上至仁建極大
孝尊親養以萬方躋于上壽不惟 皇上一人
之大慶實乃臣等與九州四海之同歡區區下
情滿望 皇上臨朝受賀以少伸群臣頌祝之
敬光昭九重慈孝之全乃 聖母鑒 皇上之
純誠不以繁縟為禮 皇上奉 聖母之慈訓

惟以養志為先欽承　面諭傳免慶賀諸禮
聖母之謙德愈增壽考之光而　皇上之至孝
亦超儀文之外也臣等謹欽遵傳示禮部遵行
聖諭謹尊藏閣中以垂永久但萬年大慶不比
尋常臣等私衷無能自已臣一貫臣鯉臣賡恭
詣　慈寧宮仁德門各行五拜三叩頭禮已經
另題謹回奏以聞十一月十九日上

吳御史田道及七差揭帖

三臣題臣等于本月十二日具揭因京察在邇都察院例該有御史一員掌管河南道與吏部吏科共主其事已經欽定差吳達可矣但本官田道尚在候 旨不敢遽任令該都察院又題伏乞允其田道管事庶可責令到任料理考察臣等又惟天下各巡按差滿者多至十三處該都察院于十三日具題因御史缺少先題七差亦未奉 旨此誠四方安危所係難以久滯久

缺臣等身叨輔弼憂樂皆同心實惶惶亦望統

賜允發十一月二十一日上

催章奏揭帖

三臣題比者恭遇 聖母萬壽聖旦 皇上躬修孝養之禮一切章奏多留未下中外臣工不勝瞻望臣等竊惟 聖母之心無一日不周于天壤存于宗社孝經謂德澤加于百姓廣愛行于四海乃天子之孝伏冀加意而率行之以承聖母之歡心臣等此月之內有揭帖數通不知曾徹 聖覽否輔職在身憂慮在心爰此遑遑萬非得已伏乞採納允行幷將各衙門章奏時

賜檢發施行十一月二十四日上

請留温中丞揭帖

三臣題竊惟明年正月當大察京官吏部都察院其專職也今都御史温純上疏告病既非其時又况本官素秉公誠衆心信服方今國家恃為楨幹安可聽其自便伏乞將純疏親賜批留或發臣等擬票上進以隆大臣之體以重京察之典 十一月二十七日上

察近請下管察本章揭帖

題竊惟國家六年一次京察乃最大彝典不可輕忽凡從事于此者孰敢不盟誓天日夙夜黽勉以幸無罪若委任之不先詢謀之不周而至于倉卒受命苟且了事伊誰之尤臣等不能逃其責矣今去察期止一月耳歲除歲首諸務倥偬又多假日中間循常奏事能幾何時而猶此稽遲必致擔誤近者都御史溫純兩次請告未蒙賜留河南道御史吳達可累題回道未蒙賜

允即吏部侍郎楊時喬疏告考功司郎中劉一焜推補皆未蒙發該部院吏科及該道御史敦請之章前後相繼臣等亦既兩揭矣憂懼實深計無所出安敢避冒干之嫌而忘再三之請乎竊惟此數日内發票之本亦多仰見 皇上勤勞萬幾未嘗少懈但過詳慎未沛然耳純與時喬等各以察事重大有難輕任謙讓未遑亦其小心之義 皇上正宜委任而責成之也黜陟幽明虞廷重之若閙因循之端滋鹵莽之漸使

賢者受枉而不肖者倖逃為清朝之累不小惟
乞俯納瞽言亟下　明命促諸臣上緊管事二十
月初三
日上

管玉牒揭帖

三臣題照得玉牒開館今已數年臣等日夜催纂而天潢之派比至十六萬位加以世系名封數多不可勝計纂修缺人見在止有少詹事楊道賓一員臣等題請將國子監祭酒蕭雲舉同管纂修未蒙 俞旨今有南京吏部右侍郎葉向高原係翰林院出身見在考滿進京留用尤便伏候 命下將葉向高改禮部右侍郎蕭雲舉陞詹事府少詹事俱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與

楊道賔同管纂修玉牒專精上緊刻日進呈其校對年深有勞官制勑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左寺副韋伯輝應與加陞二級仍留在舘供職大理寺左寺副孫能傳應陞部屬敘用俱乞 勑下吏部查照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十二月初六日上

請留用葉少宰揭帖

題臣等看得南京吏部右侍郎葉向高存心忠實學術平正本係翰林出身誠將來可以大受之器見今考滿進京畢事即當回南矣莫若因而留之可得其用本官昨蒙點陞南京禮部尚書已票未下　聖鑒煌煌既洞知其為真才目下京察吏部尚缺右侍郎即禮部亦缺右侍郎本官資望皆屬相應俱經廷臣會推本在御前伏乞即賜檢出點用最為便益臣等今日以玉

牒纂修缺人亦欲留彼管理惟復准臣等之請

留濟急用薦賢為國不敢有私也十二月初六日上

請留楊少宰揭帖

三臣題昨日文選一司官到臣言本部成規每遇雙月有推陞考選揀選急選等事最為繁冗今堂官告病未出煩乞轉請于　上前等因臣等竊惟吏部左侍郎楊時喬清修敏練克勝厥職偶感告病允宜慰留銓堂獨此一官安可一日虛曠大選月分諸務鱗集窮冬盛寒尤宜體悉況明春京察逼近尤當早為料理楊時喬告病本及其題請等本特賜　溫諭或發臣等票

擬恭候裁發庚銓堂得人不悞選察等事十二月初八日

上

四　聖諭揭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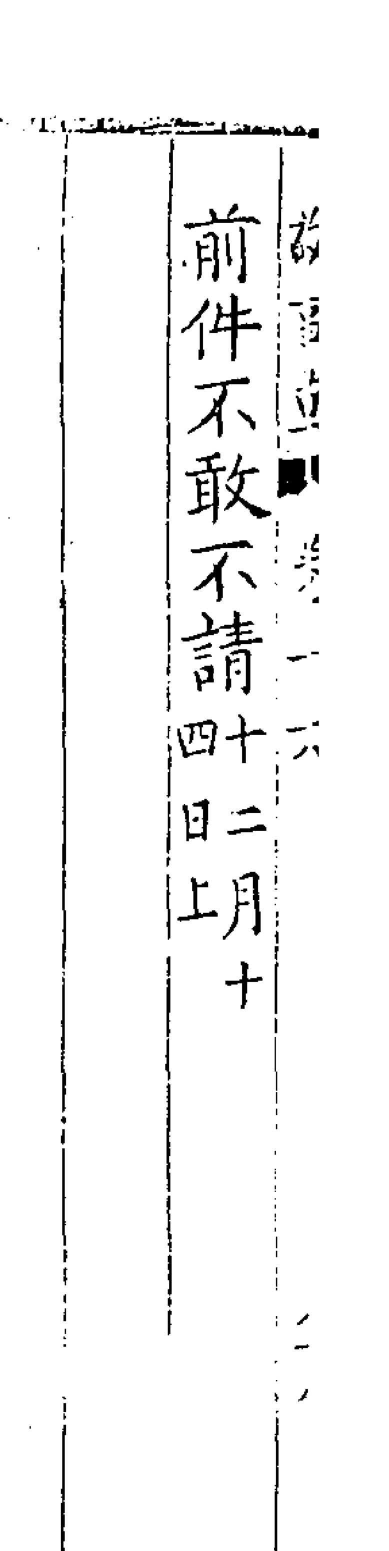
三臣題昨日文書官趙金捧出　聖諭到閣諭
內閣朕覽卿等奏揭國家六年一次京察乃最
大彞典不可輕忽且時日促近缺官恐有擔誤
具悉忠愛詳慎懇切今歲雪寒朕自入冬以来
不時微感足疾未愈屢屢動火眩暈近又齒痛
是以服藥調攝諸凡章奏未經細閱原無他意
卿等奏請今已發票諭卿等知欽此竊惟為政
之道得人為先得人之法察舉為急稂莠不去

則嘉禾不生故國家有六年京察之制甚重也
頃主察之官各求退休若不慰留誰其肯任故
臣等不避煩瀆冒進一言前日蒙將河南道御
史吳達可本發行昨日蒙將都察史溫純左侍
郎楊時喬本發票又下考功郎中劉一焜本仰
窺　聖意採納臣等不勝欣忭何期更番　雲
翰敷示腹心捧誦之餘尤深感激但臣等無已
之請尚謂吏部尚書未命右侍郎未命若得統
賜簡定尤於察事完美其他一切章奏咸冀及

時省發麽寛臣等尸素之罪且免臣等聒擾之
懲至于深冬雪寒崇膩宜倍無窮忠愛惟有嵩
呼　聖諭謹尊藏閣中以傳罔極謹具回奏以
聞十二月初
十十日上

請允各差幷補科道揭帖

題竊惟流光不待歲時忽臨朝端庶政多廢不舉士庶人治家者猶以歲終而考其成臣等于此不能不縈縈也近者京察大事蒙沛然下部院諸臣之命但各處廵按差滿當代者多至十餘處屢請未命意者以為各差既補則朝端缺人然令候補散館諸臣行取者七年作養者三年人數亦不為多人情事理又當體恤吏部屢次催補為科道官正資以濟各差之急臣等未了



前件不敢不請十二月十四日上

因類奏請行修省實政揭帖

題謹按禮部每以年終類奏災異雖循舊制固
非縻文徃者　皇上於此未嘗不惕然責躬而
諄然飭群臣以痛加修省也今年該部既題猶
未發票不知　聖意云何蓋今年災異上天實
有深意而萬萬不可以尋常視者青衣角帶未
稱修省昔人有云應天以實不以文此急務也
臣等竊嘗數之除天鳴地震河決旱澇諸種種
害民傷物載在四方之牘者未暇枚舉乃正陽

日食諸陵雷火變豈有大於是者乎而又連年疊見日月盡同决非偶然之故矣況又有京師久沴三輔大浸蟲嚙陵樹妖星繼天都城禁城並報坍塌官廬民舍頹敗無數水潦所游儲積如洗城邑漂沒晝日晦冥如是者從夏至秋從秋至冬後先相仍而無虛日千里一望而無平土家懷天墜之憂人切陸沉之懼罔不扶血號泣于雙闕九門之下祈 聖主順天心敬天戒霽天怒回天和為元元延轉盤之命為宗社蠲

復隍之憂 皇上雖震動心顏屢沛 恩旨修廢官發倉廩出囚繫誅奸邪而人心猶嗷嗷然未愜何也謂礦稅根本之害未除而凡此善端特其扶踈枝葉無益于起死回生之大計也臣等竊惟 皇上以至聖之資握至尊之權即舉超帝越王之事易易耳而久道之後翻為舉壁之始意甚惜之惟玆二三大臣並以一人無數事手口並作補輳不前一日尚難知何能為千百年久長之計臣等亦甚惜也 皇上雖居深

宮豈不見天下危端有如此急而猶不若臣等在外真見有不可一朝居之勢試揣度之倘有胡騎一二萬窺京邊能保必禦之否倘有亂民一二處弄干戈能保必除之否臣等實不能保而 皇上獨以為可保乎萬曆初年勵精圖治故紀綱肅張官常謹飭帑藏充牣兵戎簡練節用愛民而上供不乏委任責成而賢才畢來端拱無為而稱 聖主者以此十年以後群言嚚凌曠官離局政權旁落莫適主持然猶可諉曰

此朝士之紛紜耳其後哱賊首亂東倭繼之煽動干戈群萌四起然猶可諉曰此外患之侵凌耳乃至于礦稅興而部院詘勅使出而民心揺則誰使之謂非 聖德之累不可矣前此不請由天下生也不得歸咎於朝廷也今此不請由 聖心生也不得諉罪于天下也由天下生者一加振奮而次第就平事幾甚難而轉旋甚易何也能以其神武行之于天下故也由 聖心生者數奉天戒而未新天命事幾甚易而轉旋甚

難何也不能以神武斷之于心故也如謂數年礦稅而不亂今安得亂亂則吾能收之臣等又請譬之亦聞牧人之剪羊毛者乎羊一歲三剪其毛以牟其氊罽之利然近冬不敢復剪恐羊無以禦寒而凍且死也今天下之民有正供有加供有不時之供加以水旱凶荒盜賊之虞此寧三剪之而已乎又以礦稅之災益之痛於骨髓非直皮毛也民有不斃而死乎又不聞鄙人之騎驛馬者乎蓋馬主甚愛其馬故能用其馬

彼鄉人之騎驛馬也不然視非已馬而徒虐使之馬不能堪故其弱者中道殞而已不免于銜匐强者詭銜竊轡奮臆憑怒而有碎首洞胸折脊之慘也 皇上鞭策民可謂極矣今猶未亂則自以為能收而不知既亂之後勢必不可收將安所御以托于民上我積數年之苦苦之于前而恃一日之仁收之于後尚恐勢重難回時危易失而寧可泄泄然也頃者在廷私竊相語謂 皇上敬天勤民之意頗不逮前蓋以章奏

之不時下卜之耳臣等語之以為　皇上甚敬天無日不焚香而祝也甚敬祖無日不沐手而祈也礦稅之罷當在旦晚群臣百姓無事于譁也然臣等能為　皇上宣颺而不能必　皇上為臣等證實安得不齋戒而禱求于　宸衷之前惟亟除礦稅權宜之法務修初年恭儉之政凡此下民有所怙恃而臣等亦拜下風之賜免誤國之誅